

鑰匙與地下鐵



柯爾·道爾/原著

趙長年/改寫

游柱郎/內文繪圖



序

● 趙長年

「鑰匙與地下鐵」是根據英國的柯南·道爾爵士一篇最精采的作品——「布魯斯·柏金頓的設計圖」改寫成的，內容非常有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名偵探福爾摩斯那獨特的活躍姿態。本書另外兩篇是：

「象牙傢伙的詭計」（原名是「希臘話的翻譯」）

「毒蛇米爾巴頓」（原名是「威爾士·米爾巴頓的冒險」）

在後兩篇故事裡，福爾摩斯發揮了他特有的才能，揭開詭秘的謎團，變化萬千，神奇莫測。這本書裡面的三篇故事，將給喜歡閱讀福爾摩斯偵探故事的讀者，帶來一種新的趣味，並引你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人物介紹



福爾摩斯：偵探界的名人，將這本書中的三件怪案一一偵破，巧妙的揭開謎底。他天生就有偵探才能，並且經常不斷的磨練，對這個工作，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有趣。



華生：福爾摩斯最親密的友人，一同從事偵探與冒險，把經過都很詳細的記錄在記事簿上，並且寫成書出版，因此變成了名人。一提起福爾摩斯和華生，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兩個人非常投機，經常共同決定偵探的途徑。



翻譯家梅勒士：精通各國語言，腦筋非常好。因為他有這種特有的才能，所以才被誘騙到一間怪屋裡，遇到一些神祕的人物，差點送了命。



蘇菲：從希臘首都雅典到英國倫敦來學習音樂的年輕女孩。在這期間，到一個初認識的青年家中去玩，卻被禁錮在那裡，然後不知去向，一直到最後都是一個謎樣的姑娘。



肯布：生有一張極大的嘴巴，講話的時候，上下一大排牙齒都暴露出來。不僅如此，他給人的印象也是可怕的。翻譯家梅勒士就是被這個傢伙算計了的。



魏斯脫：某一天早晨，在大霧中的倫敦，被人發現陳屍在地下鐵的軌道旁邊，衣袋裡放着七張英國海軍的祕密設計圖。這裡面潛藏着極大的謎團，終於被福爾摩斯揭開了。



艾芭·布樂凱小姐：被稱為社交界的明星，不久將成為伯爵夫人。因為祕密的書信被人竊走，跑來請求福爾摩斯援助。



麥克夫：福爾摩斯的哥哥。因為國家的重大機密被竊，受了女王和首相的託付，請福爾摩斯去偵查，福爾摩斯認為為時太晚。但是，經他極力的鼓勵，終於得到最後的成功。



間諜頭子奧巴斯坦：雖然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但是具有很大的威勢，隱藏於怪屋裡，在幕後活躍，利用報紙的通信啓事，竊取了英國政府的重大機密，然後逃回歐洲大陸。



米爾巴頓：表面上是一個非常體面的紳士，事實上卻用了大批手下，背地裡不知道做了多少壞事，福爾摩斯說他是「倫敦的第一壞蛋」。

無名的黑衣婦人：出現在暴風雨的深夜裡，是戴著黑色面紗、黑色手套，身穿黑色大衣的怪婦人，曾經和怪紳士米爾巴頓爭吵過，以後就不知去向了。



目錄

第一案 暴牙傢伙的詭計

離奇綁架..... 10

馬特爾斯莊..... 45

惡魔與毒瓦斯..... 62

第二案 鑰匙與地下鐵

失竊的三張祕密設計圖..... 86

謎樣的行爲..... 106

深入虎穴..... 142

皮愛樂先生..... 160

賣國賊..... 177

第三案 毒蛇米爾巴頓

談判..... 204

兩個強盜..... 222

神祕的黑衣婦人..... 241



第一案

暴牙傢伙
的詭計



離奇綁架

福爾摩斯的哥哥叫做麥克夫·福爾摩斯，年紀比福爾摩斯大七歲，今年四十一歲了。

「職業呢？」我問福爾摩斯。

「公務員。」

「在什麼機關服務？」

「哈哈！倒像是警察在調查身分似的。告訴你，家兄是『內閣秘密調查局局長』。」

「哦！這個頭銜，聽起來倒滿神氣的。可是，內閣秘密調查局局長，究竟做些什麼事？」

「調查國內一切秘密，例如：制壓潛伏在國內的叛亂行動啦、揪出外國

「開謀啦！他幹這行已經快十年了。即使內閣改組，家兄也是不會被更換的。因為找不到像他這樣出色的人才了！」

「這麼說，原來是中央的名探長嘍！」

「哈哈！哥哥是中央偵探，我是地方偵探。可是，我們兄弟倆從來就沒有合作辦過案，因為他參與國家機密，行動不能自主。」

「因此，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吧？」

「嗯！不過，朋友之間很多人都知道麥克夫·福爾摩斯的偵探才能，因為家兄很早以前便是專家俱樂部會員。」福爾摩斯看了看手錶說：「現在七點十八分。家兄每天四點四十五分到八點二十分，一定在俱樂部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來沒有改變過。怎麼樣？要不要現在就去見他？」

「嗯！真想去拜訪一下家兄。」

兩人談到這裡，立刻驅車前往俱樂部。

「家兄的家就住在那邊。他每天在這條路上來來去去，這算是他的運動

吧！」

說完，車子已經到了俱樂部門口，福爾摩斯立刻把我帶進一間陳設華麗的小房間。

「請在這裡等一下，我馬上去把他找出來。」說罷，福爾摩斯便走了出去，大約五分鐘後，果真把他的哥哥請了進來。

那寬闊的前額、深邃的眼光、筆直的鼻梁、緊閉的嘴唇，長得和弟弟夏洛克十分相似，只是比弟弟稍胖，態度也比較莊重。當他和我握手時，說：

「幸會！幸會！」講話的聲音也很沉著，「我是夏洛克的哥哥麥克夫。自從閣下把夏洛克的偵探紀錄寫成小說發表以後，到處都聽到夏洛克和華生醫生的大名！」

「好說！好說！其實，我們兩人對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評，也的確為之驚訝不已呢！」

三人坐上椅子以後，夏洛克說：

「哈哈！驚訝還在其次，倒是委託辦案的人驟然增加，簡直煩死人了，因為淨是一些雞毛蒜皮的案件，真是一點成就感也沒有。」

「終於變成地方上的名偵探啦！是不是已經掛出招牌了？」哥哥關切的問。

「怎麼能掛招牌？若隨隨便便一些無關緊要、芝麻大的小事就來委託，那還應付得了？華生對於那些無聊的案子，根本就佯裝不知道似的，不去理會呢！」

「照這樣看來，是個不太肯上進的偵探哩！」哥哥靜靜的笑著，「可是，有一樁使你聽到會雀躍三文案子，就擺在眼前……我本來就打算通知你的。」

「會使我跳起來？到底是件什麼案子？」

「據我所聽到的，非常奇怪，雖然當事人曾來委託我，可是我不敢向公家請假。」

麥克夫點燃了一枝雪茄，慢慢的開始說出案情。所謂「非常奇怪的案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想到這兒，我也就專注的側耳傾聽起來。

「當事人的名字叫做『梅勒士』，是這個俱樂部的會員。昨天他告訴我，碰上了一樁非常奇怪的事，十分擔心，跑來和我商量。」

麥克夫抽的是雪茄，夏洛克嘴中啣著一隻煙斗，兩人口裡都不時噴出濃濃的煙霧。

「『梅勒士』？是希臘人的名字吧？」

「是的。他是希臘人。這個人有語言天才，精通各國語言，是有名的翻譯家。政府、法院，甚至第一流的大飯店都知道這位先生。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富豪們住進大飯店以後，都會指名由梅勒士先生來擔任翻譯，由此可見，他是多麼吃香了！」

「呵！印度話、中國話都會說，那麼，年紀有多大？」

「唔！五十一、二歲吧！就連日本話，也說得比日本人還要流利哩！」

說著，麥克夫摀了一下叫人鈴。一會兒，一個俱樂部的小廝走了進來。

「請告訴梅勒士先生，說我的弟弟和華生醫生在這裡，問他願不願意見見面？」

「是！遵命！」少年僕役恭恭敬敬的行禮以後，走了出去。

「馬上會來的。你和華生醫生的事情，梅勒士先生也很清楚，關於那樁「奇怪的案件」，還是直接聽他本人說吧！呼呼！」麥克夫口中又噴出了一口濃煙。到底是兄弟，連抽煙時的樣子也都和夏洛克一樣。

少年僕役領著梅勒士進來。梅勒士的頭髮、鬍子、眼睛都是黑色的，一副聰明的相貌，很像是一個東方人。麥克夫為我們介紹以後，大家坐下。

「梅勒士先生，就請你把昨天告訴我的那件事，講給夏洛克聽吧！最近他已經以偵探為職業了。」

「謝謝你！提起名偵探福爾摩斯，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哪裡，哪裡！你過獎了。」福爾摩斯面露苦笑，「總之，請你把家兄

所說的那樁「非常奇怪的案件」，先說來聽聽好嗎？」

「好的。那是前天晚上的事情，突然有一位身穿嶄新而時髦西服的青年紳士前來求見。見面後他說：

「是梅勒士先生吧？我是賴季瑪。冒昧求見，請您原諒！」措辭非常謙虛而文雅。

「爲了接洽商務來到倫敦，但我們除了英語，其他的語言一竅不通，而對方又不會英語，所以特地來請梅勒士先生爲我們擔任翻譯。雖然感覺到有點冒昧，可是，怎麼說也得拜託一下。」

「閣下住在什麼地方？」我熱心的問他。

「就在肯心敦附近。不用麻煩先生，我們有車子送你去，現在就停在外面。」

既然這樣，我也沒有什麼要準備的。當時，我心想，只要有嘴巴就可以完成這份工作，所以便跟在這位名叫賴季瑪的青年紳士後面，一同乘上停在

門外的一輛汽車。可是，當汽車開動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梅勒士皺一下眉頭，接著又說：

「那是一輛大型的新轎車，當青年紳士賴季瑪在我的對面坐下以後，便立即把車窗上厚厚的窗簾放下。再看前面，那裡原來就用窗簾遮住，所以看不到司機。這時我才發覺有點不對勁。」

「這樣把窗簾都放下，豈不是一點也看不到外面了嗎？這車子究竟要往什麼地方開呀？你到底……」

我試著向賴季瑪問。

「嗯！這是我們事先就計畫好的。」

他的回答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可是，這時賴季瑪突然從坐墊下面，拿出一根又短又粗的棍子來。

這似乎也是他們事先準備好的，那根棍子好像很重，大概是裡面灌了鉛的缘故吧？賴季瑪彷彿在顯示他的力氣，將那根重重的棍子在我面前舞弄著



，同時向我說：

「梅勒士先生，你說的不錯，這車子就是爲了不讓你知道究竟開到什麼地方，所以在來這裡以前才特地裝上窗簾的。」

我聽了嚇得魂不附體，不知道他到底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而且，賴季瑪又在我面前舞動那根粗棍子。要是挨上一棍，難保不立即昏了過去；假使跟他格鬥，一定不是他的對手。究竟該怎麼辦呢？想著想著，我的兩條腿不禁顫抖起來。

「賴季瑪先生，我想你大概也知道，妨害他人的自由，是犯法的。」我戰戰兢兢的說。

「法律？嘿！當然知道。不過，你也不用害怕，只要好好的替我們完成翻譯工作，我們一定會重重酬謝你的。」

「話雖如此，但是，現在去的地方，是不是有危險？」

「危險？當然，倘若你今天晚上大聲叫喊，或者妨礙我們的工作，是會